宋史

百一八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九　宋史四百二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主管戶部架閣遷國子正知臨江軍歲饑振荒有法遷國子

監丞知信陽軍改知池州兼權江東提舉久之依舊
直祕閣江東提舉常平仍兼知池州端平三年召至
闕下遷尚右郎官尋兼權左司郎官遷右司郎官試
將作監兼右司郎中兼提領鎮江建寧府轉般倉兼
提領平江府百萬倉兼提領措置官田進直寶謨閣
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進對言今天下大勢如
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
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蹻足而待也未幾則以
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
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

嗚呼以亡為言猶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周幽之人主議戚宦近習之橈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為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為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

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而為疑疑增而為忿忿極而為愎則罪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迕己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崖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蹙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顧立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譽毀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

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
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千請數至有司稟言除臣
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逕之已塞未可也陛
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
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改度者乎
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闒
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國皆忠臣
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
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乎
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

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爲之回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攺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又極言邊事曲盡事情以直寶謨閣知婺州遷祕書少監拜司農卿復爲祕書少監進太常少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臣僚論罷以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起再知婺州辭免復舊祠淳祐四年召至闕授權吏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尋爲吏部侍郎仍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時暫

兼權侍右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權刑部尚書尋爲眞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陳垓論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寶祐元年卒

鄭寀不詳何郡人初歷官爲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升著作郎兼侍講拜右正言言丞相史嵩之以父憂去遽欲起之意甚厚也柰何謗議未息事關名教有尼其行帝答曰卿言雖切事理進退大臣豈易事也擢殿中侍御史疏言臺諫以糾察官邪爲職國之紀綱係焉

比劉漢弼劾奏司農卿謝逵陛下已行其言矣未及兩月忽復叙用何其速也漢弼雖亡官不可廢臣非爲漢弼惜爲朝廷惜也又奏劾王瓚龔基先胡清獻鐫秩罷祠皆從之三人者不才臺諫也遷侍御史䟽言比年以來舊章寖廢外而諸閫不問勲勞之有無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爲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

何以服無罪之人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覬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遷左諫議大夫淳祐七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以監察御史陳求魯論罷淳祐九年五月卒家之居言路嘗按工部侍郎曹豳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則大傷公論云

應繇字之道慶元府昌國人刻志于學嘉定十六年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爲臨江軍教授入爲國子學録兼莊文府教授遷太學博士又遷祕書郎請蚤建

太子入對帝問星變條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州縣貪風條曰貪黷由殉色而起成湯制官刑儆有位首及於巫風淫風者有以也帝問藏書條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所著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又遷著作郎仍兼職以言罷淳祐二年叙復奉祠遷宗正寺丞兼權禮部郎官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言罷差知台州召兼禮部郎官崇政殿說書遷祕書少監仍兼職兼權直學士院又遷起居舍人權兵部侍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一夕召條

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遷吏部侍郎仍兼
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
兼參知政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乞歸田
里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洞霄宮寶祐三年
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論罷尋卒德祐元年詔復元職
致仕

徐清叟字直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進
士歷主管戶部架閣遷籍田令跣言邇者江右閩嶠
盜賊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
以權濟事而已而偏州僻壘習槩見聞轉相倣傚亦

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明行禁止一變臣下嗜殺希進之心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遷軍器監主簿入對言太后舉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令別置大袖一襲文思院覩望欲如后飾再造其一以進詔却之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請宣付史館以垂法後世遷太常博士入對疏言陛下親政以來精神少振而氣脉未復條目畢舉而綱紀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化之先務勸戒之大權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闕略而未之講明者爾何謂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倫以釋群惑者是已何謂勸戒

之大權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要術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蓋欲請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兼崇政殿說書遷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遷軍器少監皆兼職依舊遷將作監拜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太常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兼侍講三疏乞外給事中洪咨夔起居舍人吳泳皆抗疏留之尋權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遷侍右侍郎主管雲臺觀召赴闕遷戶部侍郎再爲侍右侍郎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溫

州改知福建安撫使改知婺州以煥章閣直學士差知泉州辭免改知袁州又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改知潭州尋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赴闕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淳祐九年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吏部尚書遷禮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封晉寧郡公奏修四朝國史志傳五上章乞改機政帝不許十二年拜參知政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改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朱熠論罷久之以舊職提

舉洞霄宮開慶元年召赴闕以舊職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出知泉州復提舉佑神觀景定三年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謚忠簡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云

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遷軍器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遷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總領尋遷右司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勑令所刪修官遷太府卿淮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詔軍事便宜行之曾伯疏奏三事答天心重地勢協人謀又言

邊餉貴於廣積將材貴於素儲賞與不可以不精戰士不可以不恤又條上淮面舟師之所當戒湖面險阻之所當治加華文閣待制又加寶章閣直學士進權兵部尚書淳祐六年正月朔日食曾伯應詔歷陳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帥材乞早易閫寄放歸田里又請修浚泗州西城加煥章閣學士言者相繼論罷九年以舊職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兼廣西轉運使陳守邊之宜五事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廣總領兼京湖屯田使進龍圖閣學士疏言襄陽新復之地城池雖修浚田野未

加閣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請蠲租三年詔從之加端明殿學士兼夔路策應大使進資政殿學士制置四川邊面與執政恩例尋授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召赴闕加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爲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治靜江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士以諫議大夫沈炎等論罷景定五年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元年殿中侍御史陳宗禮論劾褫職德祐元年追復元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閫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

云

王埜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也以父蔭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第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奧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賛攝邵武縣後復攝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討之後爲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

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密院下三閫諭旨嘉熙元年輪對釆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復推廣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埜上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其爲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險備具爲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它命時以

米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遊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楊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楊子橋有警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淳祐末遷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謂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宮諸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軍

萬二千蒙衡萬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主管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埜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弟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若干卷埜工于詩書法祖唐歐陽詢署書尤清勁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

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遷著作佐郎兼侍
右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
檢討官江東提點刑獄加直秘閣特授尚書司封員
外郎進直寶章閣尋加實謨閣移浙東召爲國子司
業兼資善堂贊讀兼玉牒所檢討官時暫兼侍立修
注官拜宗正少卿兼國子司業進直龍圖閣知隆興
府試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拜太常少卿仍兼資
善堂翊善權工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
討官遷工部侍郎時暫兼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
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差兼同提舉編修

經武要略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落職予祠起
居郎林存請加竄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
舉洞霄宮乞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謚文簡
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張磻字渭老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歷官辟點檢贍
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遷
太常博士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遷國子祭酒時暫
兼權禮部侍郎尋爲真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加集
英殿修撰差知婺州復爲禮部侍郎權兵部尚書時
暫兼權吏部尚書以右補闕程元鳳論罷寶祐三年

復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五年拜參知政事進對長樂郡公轉三官守參知政事致仕九月卒遺表上贈少師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紹定二年進士補簽書領南判官廳公事遷祕書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遷祕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輪對假司馬光五規之名條上時敝詞旨切直遷考功郎官入對言周世宗當天下四分五裂之餘一念振刷猶能轉弱爲强陛下有能致之資乘可爲之勢一轉移間耳遷祕書監

直祕閣知吉州遷宗正少卿以祕閣修撰知紹興府
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舉常平權兵部侍郎授
沿海制置使差知慶元府改知池州兼江東提舉常
平改知廣東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寶祐四年遷禮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兼國子祭酒拜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以殿中侍御
史朱熠右正言戴慶炣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等論
罷依舊職提舉洞霄宮景定元年知衢州以兵部侍
郎章鑑論罷有旨依舊職予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撫
使以職事修舉升大學士改知平江府又改知慶元

府兼沿海制置使提舉洞霄宮褫職罷祠咸淳三年追奪執政恩數送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後卒于家

朱熠溫州平陽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遷閤門舍人差知沅州改橫州復爲閤門舍人知雷州入對爲監察御史陳垓論罷臣僚復論降一官久之授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差知興國軍遷度支郎官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權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寶祐六年遷左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開慶元年拜參知政

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景定元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以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奉祠爲監察御史胡用虎論罷久之監察御史張桂常楙相繼糾劾送處州居住咸淳四年詔令自便五年侍御史章鑑復以爲言驅之還鄉尋卒熠居言路彈劾最多一時名士若徐清叟呂中允熺馬廷鸞亦皆不免云

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遷將作監主簿差知徽州遷祕書郎升著作郎兼權右司郎官遷兵部郎官兼權左司郎官特授左司郎中遷司

農少卿兼左司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司農卿直龍圖閣福建轉運判官浙東提點刑獄拜太府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以祕閣修撰兩浙轉運使權禮部侍郎尋爲眞時暫兼權侍右侍郎寶祐六年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暫遍攝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開慶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景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何夢然論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夢然再劾之褫職罷祠四年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卒德祐元年禮部侍郎王應麟右史徐宗仁乞追復元

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
戴慶炣字彥可温州永嘉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差
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兼史
館校勘升校書郎遷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升
侍御史開慶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尋加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未幾守本官致仕卒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淳祐四年進
士歷官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兼資善堂直講入對請以改過之實易運

化之名一過改而一善著百過改而百善融遷祕書
郎升著作郎入對因及真德秀崔與之廉能榮曰今
天下豈無廉者願陛下崇奬之以風天下執賞罰之
公以示勸懲帝以爲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興府召
赴闕遷侍右郎官兼資善堂賛讀又遷吏部員外郎
兼直講入對言忠王之學願陛下身教之於内帝嘉
納遷將作監兼尚右郎官祕書少監兼吏部郎中宗
正少卿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兼給事中吏部侍郎
兼賛讀封醴陵縣男遷集賢殿脩撰提舉太平興國
宮召見進刑部侍郎加寶章閣待制荊湖南路轉運

使權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元年四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進封伯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參知政事仍兼太子賓客封壽沙郡公三年罷爲湖南安撫使判潭州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右正言曹孝慶論罷咸淳元年以舊職奉祠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監察御史林拾先後論劾削一官它日帝偶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點刑獄李雷應劾之雷應至官諷龍榮龍榮託故不出旣退又斥駡之或以語雷應不能平遂疏其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于膝上之語詔徙

衡州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略精于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爲似道所擯德祐元年復其官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乞加贈謚未及行而宋亡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調嵊縣主簿廣西經略司准備差遣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討郴寇有功改知金華縣沿江制置司幹官通判和州沿江制置主管機宜文字監三省樞密院門樞密院編修官爲監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侍御史

景定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三年進大學士致仕卒贈少保炎居言路嘗接劾福建轉運使高斯得觀文殿學士李曾伯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劉子澄左丞相吳潛然論罷右丞相丁大全及其黨與則為公論也

論曰王伯大立朝直諒鄭寀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小人皆彈挂之吾不知其何說也應繇清慎沒世徐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李曾伯之治邊短于才者

也王埜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蔡抗號爲君子史闕其事若張磻馬天驥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稱道者戴慶炣皮龍榮登第皆未久而位至執政龍榮不附權臣爲所擯斥而死猶爲可取慶炣無所稱述焉朱熠在臺察如狂猘遇人輒噬之云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　宋史四百二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勑修

楊棟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陳宗禮　常楙

家鉉翁　李庭芝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丁母憂服除遷荆南制置司改辟西川入爲太學正丁父憂服除召試授祕書省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樞密

院編脩官入對言飛蝗蔽天願陛下始終一德庶幾感格天心消弭災咎又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財聽其言無非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誣上下相蒙無一可信陛下先之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為也又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悅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為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點刑獄尋加直祕閣兼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遷都官郎官又遷左司郎官尋為右司郎官兼玉牒所檢討官除宗正少卿進

對帝曰止是正心脩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究獄至為簡易時有女冠出入宮禁頗通請謁外廷多有以為言者棟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側目而不亟去之乎帝不謂然棟曰此人密交小人甚可慮也又言京襄兩淮四川殘破郡縣之吏多是兵將權攝科取無藝其民可矜非陛下哀之誰實哀之帝從之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以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起直龍圖閣知建寧府不拜提舉千秋鴻禧觀遷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崇政殿說書繼遷吏部

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以集英殿脩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太平州以右補闕蕭泰來論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婺州召奏事以舊職奉祠度宗立爲太子帝親擢棟太子詹事遷工部侍郎仍爲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兼國子祭酒遷禮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拜參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爲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尋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不

拜以舊職提舉洞霄宮復依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監察御史胡用虎言罷仍奉祠加觀文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奉祠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卒遺表上帝輟朝特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方賈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為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嘉定十六年進士

授小溪主簿待次三年朝夕討論六經諸子百家之
言調盤石令會蜀有兵難軍需調度不擾而集吏調
嘉定府司理參軍改知蒲江縣巨室挾勢邑號難治
希得綏彊扶弱聲聞著聞同知樞密院事游似以希
得名聞召審察遷行在都進奏院通判太平州改福
州徒步至候官吏不知為通判也召為國子監丞遷
太府寺丞時暫書擬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時
帝斥逐權姦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為外觀形
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脈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
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

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
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亡後世人主乃覆危如履
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
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
不能無旁蹊曲逕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
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
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
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
之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
有可議者内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

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邸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彊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爲而不少伸國法令女寵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

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
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
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再用之意然道路
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
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
之遷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李韶以病告十上
疏欲去希得言韶有德望雖以病告曷若留奉內祠
侍經幄亦足為朝廷重又言財用困竭民生憔悴移
此不急之費以實軍儲以厚民生敬天莫大於此豈
在崇大宮宇莊嚴設像哉又條救錢楮三策請置惠

民局帝皆以為可行進祕書丞尋遷著作郎授江西提舉常平役法文壞臨川富室有賂吏求免者希得竟罪之遂提點刑獄加直祕閣未幾加度支員外郎尋直寶章閣移治贛州盜有偽號隺太尉者據石壁連結數郡劉老龍等聚衆焚掠一方繹騷希得指授方畧不五旬平之以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兼權靜江府尋授直徽猷閣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兼轉運判官母喪免召為祕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對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辯且曰君子犯顏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

為國計非為身計也小人自植朋黨擠排正人甘言佞語一切順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乃為身計非為國計也遷宗正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時西方用兵有為嵩之復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辦帝有意再用知希得必執之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予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論罷久之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千秋鴻禧觀未幾依舊職兩淮宣撫使司判官俄加寶謨閣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詔敘

復元官護江陵有功召為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為閫帥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繼升敷文閣待制詔增沿海舟師希得為之廣募水軍造戰艦蓄粮食蠲米一萬二千石舊逋一百萬去官庫餘羨悉以代民輸召為工部尚書兼侍讀入侍經筵帝問慶元之政甚悉以華文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得按行江上慰勞士卒衆皆歡說溧陽饑發廩勸分全活者衆刱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降詔獎諭加寶章閣

學士尋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淮西總領景定五年
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乃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
惜財用四事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
賓客會星變上疏引咎乞解機務兼權參知政事度
宗即位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授參知
政事以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潭州
湖南安撫使以疾甚辭乃仍舊職奉祠請致仕詔不
許力請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依舊潼川
郡公致仕咸淳五年卒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希得
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誦薦

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廣西官署以錦為帟幕希得曰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繒纈易之蜀之親族婣舊相依者數十家希得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己力晚年計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續言行録奏稾橘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為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澤主簿平寇亂建寧守袁甫薦為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豪討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溧陽之間恢部諸將為十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韡辟為

機宜復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塏檄平寇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討溫寇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為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為之衰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亟之臣言者汙衊之耳又四年

起為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略使遷侍右郎官尋為大理少卿即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為亂懽單車就道調許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賕百萬懽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減死斷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祕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為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懽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懽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

句吏報籠中臭達于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愬于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為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豪有奪民包舉田寄公租誣上者恢上疏指為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奏惻然罷任事者即歸民田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為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仕

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課盈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㤞疏剴切頗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誦至度宗至比㤞為程顥程頤㤞侍其父疾滌濯拚除之役不命僮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盧懷慎卧簀窮約事戒諸子欲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文肅賻銀絹五百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進士歷官為太學錄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兼莊文府教授升校書郎輪對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祕書郎兼考功郎官出知衢州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言邊閫三事曰辟實才曰奏實功曰招實兵朝廷二事曰選良吏曰擢正人又言願陛下深思宏遠之規模奮發清明之志氣立綱陳紀必為萬世之法程昭德塞違以示百官之憲度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直舍人院遷起居郎權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給事中右諫議大夫陳堯道

論罷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漳州改知泉州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權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進帝學發題遷吏部尚書咸淳三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參知政事四年致仕尋卒贈少保

陳宗禮字立之少貧力學袁甫為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為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轉祕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循軌帝以星變為憂宗禮曰上天示戒在陛下脩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於利欲

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官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兼景獻府教授升著作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拜太常少卿以直寶謨閣廣東提點刑獄進直煥章閣遷祕書監以監察御史虞慮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遷

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進讀孝宗聖訓因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少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迺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為尤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也遷禮部侍郎尋權禮部尚書乞

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為耶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再辭依舊職與待次差遣逾年依舊職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卒官遺表上贈開府儀同三司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藁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常楙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

七年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彊禦部使者交薦之調婺州推官疏決滯訟以剸繁裁劇稱臨安府尹馬光祖又薦於朝辟差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受和糴事例戢吏卒苛取發運使趙與簒兼提點刑獄屬楙檢覆雪無錫翟氏冤獄監江淮茶鹽所蕪湖局不受商稅羸光祖益敬之改知嘉定縣歲大水勸分和糴按籍均敷發運使王爚提點刑獄孫子秀俱特薦于朝箚書臨安府判官不為權勢撓有為淮東提舉常平辟楙提管楙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卻之未幾政府強楙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廂

聽訟嚴明豪右盜憚之都城火後差民船徙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應役餘率為勢要官所庇掛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于他所無不聽命又力拒戶部科買葉夢鼎陳昉深期獎焉添差臨安通判朝命鞫封樁庫吏范成獄不肯承廟堂風旨無辜者悉出之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掛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置慈幼局立先賢祠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廷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遷

司農卿尋為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
賦海鹽歲為鹹潮害稼楙請于朝捐金發粟復輟已
帑大加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
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告稔
邑人德之遷戶部侍郎受四方民詞務通下情兼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極論檢覆之
敝上進故事首論雷雪非時之變帝意不悅內祠不
許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緡錢
十五萬悉以為民食軍餉助糴苗九萬稅十三萬版
帳十六萬又糴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

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節浮費修府庫既代有送還
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緡楙悉不受吏驚曰人言
常侍郎不受錢果然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緡
以振之復請糴于朝得米萬石蠲新苗三萬八千又
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緡付縣折運民食不至乏
絕民各祀于家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
無以爲殮者瘞以十萬緡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
之尋以刑部侍郎召申明期赦敘改法與廟堂爭可
否辨僞關獄救八倉廚欠免死罪平反天井巷殺人
獄全活者甚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黃進

觀察使録黄帝怒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𢿄迄不奉命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以老病辭累詔不許專官趣行甚峻𢿄入見首言雲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冑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况寃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特與執政恩數𢿄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

二年春拜參知政事為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後六年卒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東提點刑獄入為大理少卿直華文閣以祕閣修撰充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承旨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使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權侍右侍郎仍兼樞密都承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

堅奉表祈請于大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宗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說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歎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廼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大元成宗皇帝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

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之應山縣金亡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顯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爲生男祥也遂以名之少頴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之上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從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

已明日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
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權施
之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
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
出而戰虁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淳祐初始去舉進
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
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
之興國即棄官歸為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為
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
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

中機會開慶元年以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大兵在蜀奏知峽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𥲅為淮南制置李應庚爲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城大暑中暍死者數萬李璮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渡淮奪南城鄂兵解庭芝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璮兵殺璮將屬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敗璮于喬村破東海石圍等城又明年璮降從三城民於通泰之間又破蘄縣殺守將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

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大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為武銳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郡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振之揚民德之如父母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槃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軍民安之今邉塵不驚百度

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夏貴入援大敗虎尾州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文虎以輕舸遁兵亂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冬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

文虎似道庇之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部將蘇劉義范友信廣南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大元兵圍楊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為清河軍十二月大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楊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而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

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為之死鬬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芝參知政事七月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徙夏貴知楊州貴不至事遂已十月大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术軍鎮江以遏淮兵阿术攻楊州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數百道有死者衆爭割啖之立盡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為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宮入朝至瓜洲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與嗣

君既已臣伏鄉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陴上已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興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朮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亦不納

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脾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死之日揚之民皆泣下有宋應龍者為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

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水死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

論曰楊棟學本伊洛而厄於權臣速謗召尤誰之過歟姚希得諤然君子包恢以嚴爲治抑以衰世之民非可以縱弛待之耶常挺陳宗禮咸通濟著聲臺楙脫訟皇子竑事光明正大公義炳然家鉉翁義不二君足爲臣軌李庭芝死於國難其可憫哉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一　宋史四百二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林勳　劉才邵　許忻　應孟明

曾三聘　徐僑　度正　程珌

牛大年　陳仲微　梁成大　李知孝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

畝其有美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
皆驅之使為隷農以耕田之美者而雜紐錢穀以為
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令本政之制
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
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
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
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衛以
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
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
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

字三百六十个

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
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
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
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
後勲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
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
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
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
兵三十萬人令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
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

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勲為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為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勲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劉才邵字美中吉州廬陵人其上世鷄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嘗憤五季文辭卑弱倣楊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於世才邵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為贛汝二州教授復為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

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即位以親老歸侍居閒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祕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典侍右選事先是宗室注宮觀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才卲言許經所屬以聞于部依條注擬行之而便還軍器監既而遷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即城東開渠十有四為牐與斗門以瀦匯決溉田數千畝民甚德之兩奉祠紹興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

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所著樵溪居士集行世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為吏部員外郎有旨引見是時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曰臣兩蒙召見擢寘文館今茲復降睿旨引對令見陛下於多故之時欲采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欲屈己以就和遣使報聘茲

事體大固已詔侍從臺諫各具所見聞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為可乎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為陛下詳陳之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纍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

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己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而彼以詔諭江南為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為臣妾矣陛下方寢苫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

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群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讎彼意我之必復此讎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方王倫之為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為國生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哉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

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耻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讎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來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為不妄金人之詔為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兩嘗敗外夷於

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
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
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
携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為今之計
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
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
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
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
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
用忠正黜遠姦衮以振紀綱以脩政事務為實效不

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為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黏罕之已死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令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不愚衷感發不能自已望

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三二大臣熟議其便無貽異時之悔社稷天下幸甚疏入不省後忻託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

應孟明字仲實婺州永康人少入太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試中教官調臨安府教授繼為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王藺薦為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埸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賢士

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衆正之門未盡開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爲憂以邊陲爲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懼無頃刻忘退朝之暇亦無它好正恐臨朝或稍晏則萬幾之曠自此始矣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之禁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久之它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於掌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釋

之出為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贓吏事有不便于民宜悉意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孟明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為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帝曰誠為人上者之責孟明至部具以臨遣之意咨訪之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部引嫌改使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即以手筆賜孟明曰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卿到任自可詳究事實進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

西經略安撫初廣西鹽易官般為客鈔客戶無多折閱逃避遂抑配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興結集黨侶弄兵雷化間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縛致轅門斬之光宗即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為吏部員外郎改左司遷右司再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寧宗即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

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贛州司戶參軍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敵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三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光宗不朝重華宮中外疑懼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會以它事不合求去三聘謂丞相今泯默而退耶亦將取今日所難言者別白言之而後退凡今闕庭之內閨門衽席之間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祕書郎帝欲幸

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諜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宄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宗病革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託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為動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洶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諸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而可避

煩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郢州會韓侂胄為相
指三聘為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元官
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赴侂
胄誅諸賢遭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
言嘉熙間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謚
忠節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
邽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
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校
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

迕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為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劘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囊橐誕

為二竪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
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
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
僑論及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
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
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
闕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
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
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
迕丞相意力匄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

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
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僑嘗言比年
熹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
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眞踐實
履為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為多若
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為國子監
丞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
上疏極言之且獻殲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
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大

常少卿適大廟災為二説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
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徂東為一
列每室之後為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
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
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
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
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為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
通為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為一列合食其
上往者此廟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為合享
而實未嘗合享合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

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遷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程珌字懷古徽州休寧人紹熙四年進士授昌化主簿調建康府教授改知富陽縣遷主管官告院歷宗正寺主簿樞密院編脩官權右司郎官祕書監丞江東轉運判官陛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珌豈可容其補外遂復舊職遷浙西提舉常平又遷祕書丞升祕書省著作郎尋為軍器少監兼權左司郎官遷國子司

業兼國史編脩實録檢討兼權直舍人院遷起居舍
人兼職依舊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兼同脩國史實
録院同脩撰兼權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仍兼侍讀
權刑部尚書封休寧縣男授禮部尚書兼同脩國史
實録院同脩撰兼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
兼脩玉牒官進封子五上疏匄祠以煥章閣學士知
建寧府授福建路招捕使以舊職提舉玉隆萬壽宮
進封伯進敷文閣學士知寧國府改知贛州皆不赴
進封新安郡侯加寶文閣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
使再奉祠又加龍圖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

年七十有九贈特進少師珌十歲詠冰語出驚人直學士院時寧宗崩丞相史彌遠夜召珌舉家大驚珌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測使人瞷之知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珌同入禁中草矯詔一夕為制誥二十有五初許珌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賜珌珌受之不辭歸視之其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與共政云

牛大年字隆叟楊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簿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

托尊而為臣辟之戴一指意而衆莫敢違一動作而
人孰敢議然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又言今日士氣
亦久靡矣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興
之意而後縉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
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國家之休戚在士大夫之風
俗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惟陛下為之振起機括一
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矣遷軍器監主簿大宗正丞
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知黎州兼管内安撫司公
事節制黎雅州屯戍軍馬加直寶章閣為工部郎官
入對請懲貪吏遷侍左郎中進直華文閣浙東提點

刑獄遷守祕書少監宗正少卿升祕書監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嘉泰二年舉進士調莆田尉會守令闕通判又罷輭不任臺閫委以縣事時歲凶部卒幷饑民作亂仲微立召首亂者戮之籍閑糴抑强糴一境以肅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它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鐘上以爲冤旦暮祝詛

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貧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遷海鹽丞鄰邑有疑獄十年郡命仲微按之一問立決改知崇陽縣寢食公署旁曰與父老樵竪相爾汝下情畢達吏無所措手通判黃州職兼餉餽以身律下隨事檢柅軍興賴以不乏制置使上其最辭曰職分也何最之有復通判江州遷幹辦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江西提點刑獄迕丞相賈似

道監察御史舒有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兼權侍右郎官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敘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夫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極追悔旣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剋責之辭少或謂

陛下乞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
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乞知體之士翹館
鮮有識之人吮盲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
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
監之先朝宣和末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
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顔婢膝即今日奉賊
稱臣之人也彊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
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惛憂之
欺以逢其君訑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
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

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京城創聞駁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誅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裹颯尾凉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篤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闘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德祐

元年遷祕書監尋拜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益王即位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厓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年七十有二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鄉導我師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微天禀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飫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
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素苟賤亡恥作縣滿秩謟事史彌遠家幹萬昕昕言眞德秀當擊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事昕為達其語通判楊

州尋遷宗正寺簿寶慶元年冬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衺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襍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辨以為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越六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眞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

衡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為已甚遂止鐫三秩明年三月又奏楊長孺寢新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住胡夢昱移欽州編管是冬拜右正言紹定元年進左司諫四年正月遷宗正少卿五年二月權刑部侍郎明年十月帝夜降旨黜之提舉千秋鴻禧觀莫澤時兼給事中急於別異上疏駁之遂寢祠命端平初洪咨夔吳泳交章論駁鐫兩秩泳復上疏送泉州居住會王遂論亦上再鐫秩徙潮州成大天資暴狠心術險巇凡可賊忠害良者率多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賔真堂廡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

也尤嗜豪奪冒占宇文氏賜第既擯歸訟之者不下百數竄之日朝命毀其廬雖小人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李知孝字孝章參知政事光之孫嘉定四年進士嘗為右丞相府主管文字不以為耻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拜監察御史寶慶元年八月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旣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遲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求令

名此臣之所未解蓋陰詆眞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鐫
三秩放罷胡夢昱追毁除名勒停覊管象州知孝猶
語魏了翁曰此所論咨夔等乃府第付出全文其情
狀變詐如此越月復言近年以來諸老凋零後學晚
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
詖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
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亂萌拜右正言又言德
秀節改聖語繆騰牒示導信邪說簧鼓同流其或再
有妄言當追削流竄以正典刑䟽既上遂鏤榜播告
天下又言趣召之人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為

高致以共命為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稱有疾比比皆是相扇成風欲求難進易退之名殊失尊君親上之義願將趣召之人計其程途限以時日使之造朝其有衰病者早與改命時召傅伯成楊簡劉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詆之又奏張忠恕落職鐫秩罷郡知孝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紹定元年遷右司諫進右諫議大夫五年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越月進兵部明年理宗親政以寶謨閣直學士出知寧國後省駁之令提舉嵩山崇福宮端平初監察御史洪咨夔權直舍人院吳泳交章論駁鐫秩罷祠泳復封駁繼

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論之冊鐫秩徙瑞州知孝起自名家苟於仕進領袖庸頑懷護迷國排斥諸賢殆盡時乘小輿謁醉從官之家侵欲斂積不知紀極紹定末猶自乞為中丞世指知孝及梁成大莫澤為三凶卒以貶死天下快之

論曰讀本政書然後知林勳之於井地可謂密矣劉才邵能全名節於權姦之時許忻之論和議最為忠懇卒以是去國尤足悲夫應孟明曾三聘之不汙韓侂冑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徐僑之清節度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陳仲微之忠實然

皆不至於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珌之竊取富貴梁
成大李知孝甘為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者也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二　宋史四百二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吳泳　徐範　李韶　王邁

史彌鞏　陳塤子蒙　趙與懽　李大同

黃𠷂　楊大異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爲軍器少監行太府寺丞行校書郎升祕書丞兼權司封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升著作郎時暫兼權直舍人院輪對言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已以恭儉進德以剛毅

發强毋以旨酒遠善言毋以嬖御嫉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原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强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上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他日入對又言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

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
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
於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
實合內修外攘爲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
火災應詔上封曰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
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
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横征則猛於
火矣閩之民困於盜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
横斂之原既不澄於上包苴之根又不絕於下譬彼
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涸之形見矣遷祕書少監兼權

中書舍人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頹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敬謹者專典刑獄經術通明使道訓典文雅麗則使作訓辭秉節堅厲使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闓爽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

者哉又言謹政體正道揆屬臣節綜軍務四事權刑
部尚書兼修玉牒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提舉
太平興國宮進寶章閣學士差知温州赴官道聞
温州饑至處州乞蠲租科降救餓者四萬八千有奇
放夏稅一十二萬有奇秋苗二萬八千有奇病者復
與之藥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所著有
鶴林集

徐範字彝父福州侯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與
兄同舉于鄉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丞相趙
汝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遂同

舍生議叩閽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
侂胄將寘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範之友亦勸止
之範慨然曰業已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
謂其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與兄歸
同往禁錮十餘年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授清江縣尉
辟江淮制置司準備差遣屬邊事紛紜潛砦子弟冡隸
軍籍者未及涅汹汹相驚一夕秉燭招刺千餘人踊
躍爭奮遷差主管戶部架閣改太學錄遷國子監主簿
入對言時平不急之務無用之官猶當痛加裁節矧
多事之秋所貴全萬民之命紓一時之急獨柰何坐

視其無救而以虛文自蔽哉願懲既往之失廢無用
之文一意養民以培國本內外洊差通判澤州湖湘
大旱振救多所裨益知邵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
不若道德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
儒術諛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詩書
盤遊不若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不若偃兵
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幾微之際大體所關積習
不移治道舛矣遷國子監丞徙太常丞權都官郎官
改祕書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
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父文饒爲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韶五歲能賦梅花嘉定四年與其兄寧同舉進士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韶郤之調慶元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職韶不與袁燮求學宮射圃葢其居亦不與燮以此更敬韶以廉勤薦遷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太學正改太學博士上封事諫濟王竑獄且以書曉彌遠言甚懇到又抹太學生竊式迕學官劾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嚴獨異顧韶改知道州首周惇頤故居錄其子孫於學宮

且周其家紹定四年行都災詔應詔言事提舉福建
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入為國子監丞攺知泉州
兼市舶端平元年召明年轉太府寺丞遷都官郎官
遷尚左郎官未幾拜右正言奏乞以國事邊防二事
專委丞相鄭清之喬行簡各任責論汰兵節財及襄
蜀邊防又論史嵩之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
遂於要藩易嵩之於邊面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
袁州韶率同列一再劾之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
侍御史辭不允奏曰頃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
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免獨臣尚就列清叟

昨言三漸臣繼其説李宗勉又繼之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爲未甚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罷督予祠部詔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去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論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體統不一識者逆知其

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驅馳未有大關襄州變出肘腋未可以爲了翁罪樞庭之召未幾改鎮改鎮未乆有旨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来收拾人才煒然有稱知了翁者幾人顧亟召還處以台輔又劾奏陳洵益刑餘腐夫粗通文墨掃除賤隷竊弄威權乞予洵益外祠劾女冠吳知古在宮掖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韶還笏殿陛乞歸會祀明堂雷電免二相韶權工部侍郎正言遷起居舍人復疏洵益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詔上封事幾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眞有愛朕憂國之心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哀乞

去帝蹙額謂詔曰曲爲朕留退復累疏乞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朝廷分遣部使者諸路稱提官楮詔疏極言其敝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寢召命云端平以来天下之患莫大於敵兵歲至和不可戰不能楮券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踊貴遂至事無可爲臣竊論以爲必自上始九重菲衣惡食臥薪嘗膽使上下改慮易聽然後可圖今二患益深雖欲效忠他莫有以爲說此其不敢進者一史宅之故相子予郡外議皆謂拔援之徒將自是復用故嘗論列至再今聖斷赫然用舍由己人才一變矣環視前日

在廷之臣流落擯棄臣雖欲貪進未知所以處其身
此其不敢進者二始臣爲郎蜀受兵方亟廟堂已遣
小使至特起嵩之於家而言者攻擊不已臣妄論以
爲講和固非策而首兵亦豈能無罪故居言路首乞
出高論者付以兵事使稍知敵情者嘗試其說於閫
外不知事勢推移遂竟罷廢而款敵無功者白麻揚
廷矣或者將議臣前日有所附會此臣重不敢進者
三又臣昨彈內侍女冠不行退惟聖主高明必不容
其干政然未幾首相去位臣亦出臺傳聞其人謂臣
受廟堂風旨故決意內外令臣言迄不行苟貪君命

竊恐或者譏臣向何所聞而去今何所見而來此臣
重不敢進者四四年詔趣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再辭
不許五年改禮部侍郎辭詔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遣
至闕嵩之遣人謂詔曰毋言濟邸宮媪國本詔不答
上疏曰臣生長淳熈初猶及見度江盛時民生富樂
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
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罷
或死莫有為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
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為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
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来者漸矣陛下臨御

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已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盖以世卿風髙之也疏出髙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爲李杜兼侍講累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辭還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疏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禄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不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所欲與

又及濟王國本宮媼三上疏乞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辭乞畀祠不許既歸三辭仍舊職提舉鴻慶宮淳祐五年詔被召再辭詔本州通判勸勉赴闕遷禮部侍郎三辭遷權禮部尚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旼畀正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覬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又曰陛下所謀者嬪妃近習所信者貴戚近親按政和令諸國戚命婦 若女冠尼不因大禮等輒求入

内者許臺諫覺察彈奏乞申嚴禁廷之籍以絕天下之謗世臣貴戚牽聯並進何示人以不廣也借曰以才選他時萬一有非才者援是以求進將何以抑之耶又曰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剝州縣朘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為陛下强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韙之名況議論紛然賢者不過茍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又曰聞之道路德音毋下昆蟲

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枯胔威斷出自公卿
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媼小大之臣積勞
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
獨不蚤計而豫定又疏乞還不許兼侍讀三辭不許
又三疏乞歸時游似以人望用然有牽制之者詔奏
云人主職論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輕授始而授之
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為是豈尊任責
成之體哉所言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畏
憂沮而權去之矣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不
拜詔不許又三辭不許嵩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

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列嵩之甚峻詔落職予祠詔同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天王之義初不聞以其嘗爲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

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詔嵩之勒令致仕既而
嵩之進觀文殿大學士韶上疏爭之甚力未幾珙昴
英他有所論列並罷言職韶復上疏留之七年韶十
上疏乞去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時直學士院
應繇中書舍人趙汝騰拜疏留韶內祠未報韶陛辭
疏甚剴切其略曰彼此相視莫行其志而剸裁庶政
品量人物相與運於冥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
是中書之手可束而臺諫之口可鉗朝廷之事所當
力爲不可枚舉皆莫有任其責者甚非所以示四方
一體統收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即出國門力辭道次

三衢詔趣受命再辭仍奉祠玉隆八年被召辭不許再辭仍舊職奉祠萬壽兼侍讀令守臣以禮趣行又辭不許九年仍奉祠玉隆十一年祠滿再任卒年七十五韶忠厚純實平粹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

王邁字實之興化軍仙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爲潭州觀察推官丁內艱調浙西安撫司幹官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第邁顯擿其繆元春怒嗾諫官李知孝誣邁在殿廬語聲高免官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守福州邁竭忠以裨郡政赴都堂

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涴吾貫之俄召
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邊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
楮多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
休息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
東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
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
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
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窒邊釁救楮幣第一義也又
言修內司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施緇黃濫予嬪御
若此未嘗裁撙徒聞有括田榷鹽之議者向使二事

可行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柰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屛而其心未服真德秀病危聞邁所對善之帝再相喬行簡或傳史嵩之復用邁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爲之地者且舊相姦憸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君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輪對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爲欺天之著邁由踈遠見帝空臆無隱帝爲改容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魏了翁侍經筵爲帝言惜其去改通

判漳州禋祀雷雨邁應詔言天與寧考之愆久矣褻瀆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絶攸熺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遥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同言邁交結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蔣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通判贛州改福州建康府

信州皆不行淳祐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蹟榻前曰邁之才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之歎帝以爲然有尼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言邁驛奏七事而以徹龍翔宮立濟王後爲先時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辭以直祕閣提點廣東刑獄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予祠卒贈司農少卿邁以學問詞章發身尤練世務易祓戒潭人曰此君不可犯奪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民李宗勉嘗論邁然邁評近世宰輔至宗勉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遠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望可用世

服其公云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好學彊記紹熙四年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時李𡌴開鄂閫知彌鞏持論不阿辟諮幕府事壽昌戍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請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改知溧水縣首嚴庠序之教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彌鞏應詔上書謂修省之未至者有五又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

謂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蒙蔽把握良有以也出提點江東刑獄歲大旱饒信南康三郡大侵謂振荒在得人俾釐戶為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為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為口一百一十四萬有奇徽之休寧有淮民三十餘輩操戈劫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鞏曰持兵為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僇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供億不繼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乃呼諸校謂

曰汝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丐祠遂以直華文閣知婺州時年已七十丐祠提舉崇禧觀里居絶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皭然不汚有如此五子長冑之終刑部郎官能之有之冑之俱進士冑之之子蒙卿咸淳元年進士調江陰軍教授蚤受業邑川陽恪爲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爲法

陳塤字和仲慶元府鄞人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

善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槃中銀杏使屬對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竦然曰士友不死矣長受周官於劉著頃刻數千百言輒就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爲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丧父毀瘠考古禮制時祭儀制祭器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丧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塤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塤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

之理宗即位詔求言塤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為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涖之以明斷之以武而塤直聲始著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為太學録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

不可因以負有為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秉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墳歩往玉牒所盡藏玉牒于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又有吳潛汪泰亨上彌遠書乞正馮榯王虎不盡力救火之罪及行知臨安府林介兩浙轉運使趙汝憚之罰人皆壯之遷太常博士獨為袁燮議謚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子乞謚墳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為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

榮慮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考功郎陳耆覆議合宜者陳洵益欲改埴終不答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埴以書告彌遠痛加警悔以回群心蚤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內埴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埴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埴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匃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

過万俟卨沈該耳佗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
當謹也次言内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
選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埴出知常州
改衢州寇卜日發溪坑遵江山縣而東埴獲諜者即
遣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爲良民而爲劫盜不事耒
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
是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改
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常與
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
刑獄歲旱盜起捕斬之盜懼徙去安吉州俞垓與丞

相李宗勉連姍恃勢黷貨墳親接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盗横貪害墳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墳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荅書曰福罪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衆皆欲殺之墳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狗于市囚之圜土以吏部侍郎召又爲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爲得師未幾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録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

必有爲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處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屛姦妄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寬糶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刱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殽薰蕕同器遂使賢者恥與同群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塡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塡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

辛丑歲墳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爲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貫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文多不録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簿録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珏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趙與懽字德淵太祖十世孫居湖州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差主管官告院遷將作監主簿差知嘉興府遷知大宗正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尋爲都官郎官加直寶章閣兩浙轉運判官進煥章閣知慶元

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拜司農少卿仍兼知慶元
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浙西提點刑獄授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拜司農卿兼知臨安府主管浙西
安撫司公事權刑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權兵部侍
郎遷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時暫兼吏部尚書尋爲
真兼戶部尚書時暫兼浙西提舉常平加端明殿學
士提領戶部財用皆依舊兼知臨安府與執政恩澤
加資政殿大學士以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
撫使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暫兼權浙西提點
刑獄授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馬步軍

都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權揚州兩淮安撫制置使改兼知揚州尋兼知鎮江府兼淮東總領提舉洞霄宮復爲淮浙發運使差知平江府特轉兩官致仕景定元年八月卒特贈少師與鶱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歛之臣矣

李大同字從仲婺州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爲祕書丞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疏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塡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郤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爲小異而或

加忽一話一語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
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
修實録檢討兼侍講兼權侍立修注官遷起居郎拜
殿中侍御史權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
撰選吏部侍郎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
江府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乞致仕不許後卒于家
黃當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
之而當亦以道自任反復論辨必無所疑然後止舉
太學進士爲瑞昌主簿監文思院知盧陽縣五溪獠
獷悍當爲詩諭之獠感悅有公事莫敢違通判處州

經總制有額無錢俗號殿最綱當會十年中成賦酌取之閣免逋負錢額鈞等獨以最聞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當乃不樂間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邪內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當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先勸後禁訟牒銷縮郡稱平治爲濟糶倉爲抵當庫葬民之棲寄暴露者爲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又刱安濟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故葉適謂當條目建置憂民如家遷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復齋集

楊大異字同伯唐天平節度使漢公之後十世祖祥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烏白兎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大義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授衡陽主簿有惠政調龍泉尉攝邑令適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于邑米價頓增民乏食大異即以提刑司所糴者如價發糶民甚德之提刑趙與簒大怒据其罪弗得坐以方命移安遠尉邑有峒寇擾民官兵致討積年弗獲檄大異往治之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肩輿入

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留告身爲質偕其渠魁數輩出降以賞遷吉州戶曹改廣西經幹復以弭盜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北兵入成都大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兵敗身被數創死闔門皆遇難詰旦其部曲竊往瘞之大異復蘇負以逃獲免進朝奉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溧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擢知登聞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迕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

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予節兼庚事進直祕閣提點廣東刑獄兼庚事時常平司逋負山積械繫追索姦蠹百出大異與之約悉縱遣之負者如期畢輸吏無所容其姦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相江書院以祀九齡改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庚二司所至姦吏屏息寇盜絶迹凡可以爲民興利除害者必奏行之復建宣成書院祀張栻呂祖謙廣海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報政爲最未六十即丐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祕閣修撰太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

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旨條析理學食祠祿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霆霖霆在忠義傳

論曰正論之在天下未嘗亡也徐範之於韓侂胄吳泳李韶王邁之於史氏皆能無所回撓正色直言至於史彌鞏則彌遠之弟陳塤其甥也不以私親而廢天下之公論抑孟子所謂寡助之至者歟趙與𥲅揚歷最久甘爲聚斂之臣李大同以鄉人喬行簡爲相薦起之黃簹出仕以恤民尊賢爲急可謂知本大異節義如此宜其善政之著稱于世也

[General Information]
□□=□□□□□□□ □□ 118
□□=□□□□□□□□□
□□=158
□□□=□□□□□
□□□□=1937
SS□=12460473
DX□=000007543796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18&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